

# 云岭上,有条红色的河

——武警云南总队传承红色基因打造特色军营文化素描

■杨 玺 王文涛 陈伟东

## 强军文化观察

香格里拉,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消失的地平线”。放眼远望,火红的狼毒花艳丽绽放,连绵的雪峰大气磅礴,高原处处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1981年6月11日,武警云南总队某机动支队班长韦力仕在身体嵌入十几枚弹片、四次负伤的情况下,仍带头扑向敌人,用鲜血浇灌出“九勇士英雄班”的不朽丰碑。

25年后,迪庆支队教导队班长平批,在被大风吹倒的树木即将砸中战友的一刹那,奋不顾身推开身边的战友,献出了年仅23岁的宝贵生命。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走进该总队警史馆,一行行激情澎湃的文字映入眼帘:总队前身是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4兵团所属部队,曾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边境作战等上千次战斗;创建至今有190个集体、个人被授予荣誉称号和记特等功、一等功,涌现出“打林山英雄营”“穿插英雄连”“神炮班”等典型。

几十年来,在红色文化熏陶下,不畏战、不怕死,成为该总队官兵的鲜亮底色。在“强军故事会”宣讲现场,官兵最爱听的是战场上的英雄故事;在任务一线,官兵最想做的是不怕牺牲的英雄模范;在日常生活中,最受官兵尊敬的是训练场上的特战精英。他们用“高原情怀”滋养官兵,用“大山精神”激励官兵,把“云岭卫士”精神汇聚成一条绵延不绝的红色文化长河。

### 二

岁月积淀文化传统,历史凝练文化精神。在怒江州泸水县,有一个被称为“片马丫口”的地方。1956年,解放军将五星红旗插上了丫口。当时,这里高原缺氧、风雪严寒,是全军最艰苦的哨卡之一。1963年,国防部授予片马丫口哨卡“钢铁哨所——风雪丫口排”荣誉称号。这一年除夕,周恩来总理亲自向驻守风雪丫口的战士打电



武警云南总队官兵在红色文化熏陶下满腔热情投身强军实践。图为该总队官兵正在参加“魔鬼训练周”拉练。 胡程摄

话拜年。

“来时,向哨所报到,牢记强军使命;走时,向哨所告别,永做英雄传人。”如今,怒江支队每逢出征、凯旋、新兵入伍和老兵退伍等重大时机,都会组织官兵来这里参观宣誓。在他们的带动下,驻地群众也加入到学习英雄、保卫边疆的行列。

红色,象征光明,凝聚力量和引领未来。从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红色基因鼓舞着一茬茬总队官兵不动摇不懈怠,浓烈火红的强军文化激发起官兵强烈的战斗精神和必胜意志,不断写下新时代的“高原故事”。

1992年8月29日,官兵参加一起“严打”战斗。在围歼毒枭的过程中,中队长庞如宝不幸中弹,光荣牺牲。战后,他被授予“捕歼英雄”荣誉称号。生命谱赞歌,铁肩担使命。二十多年来,英雄的精神火种在他生前所在单位熊熊燃烧。走进中队荣誉室,庞如宝被子弹击穿的钢盔犹如一面战旗,指引着一茬茬官兵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用青春

和热血树起新的荣誉丰碑。

2017年5月,入伍仅7个月的“95后”战士毛明杰,在一次任务中意外受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两个月后,在该总队首届“云岭先锋”颁奖晚会现场,他执意不坐轮椅上台领奖,“已经能走了,不想坐着轮椅面对大家。只想早日回到部队,参加战斗!”

### 三

“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总有一些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地文化输出不断渗透到部队,试图搅浑军事文化的‘一池清水’。”身处打击黄赌毒私一线,该总队党委“一班人”颇有感触:阳刚正气的军营文化铸魂育人,红色必须成为军事文化的主色调。他们也清醒意识到,军营文化只有在形式和载体上紧跟时代特点,才能更好地吸引、感染和影响官兵。

他们从建好军营政工网、建立电子图书阅览室、推广军事特色游戏入

手,让官兵尽享时代潮流。着眼提高强军文化的韵味、鲜味和品位,发动官兵学驻地文化、唱民族歌曲,让文化建设更加鲜活生动。他们还挂牌成立红色教育基地,邀请战斗英雄登台授课,将英雄事迹、战斗格言放入橱窗,让官兵在抬首驻足间就接受战斗文化的感染。

“风卷狼烟催铁骑,枪炮怒吼杀声急。钢刀劈开胜利路,千里追寇杀顽敌……”雄壮的战歌在该总队“追梦新时代、争创一流”文艺晚会上唱响。

“一台晚会就是一次集结,一次颁奖就是一次冲锋。”该总队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他们举办“砺剑”“铸魂”“号角”“血脉”等多台晚会,组织每周一期“云岭夜校”“强军故事会”……在“传统感召、理论灌输、文化熏陶、典型引领、任务锤炼”的“五位一体”传承模式教育下,该总队官兵在传承红色基因中铸牢忠诚之魂,升腾起胜战激情,满怀信心投身强军实践。

摄影棚中,为电影艺术画廊增添色彩,受到了全厂上下的热烈欢迎。

谁也不会想到,在参加革命前,官子丕居然是一位农村私塾的教书先生。但他却把鲁连长演得出神入化。官子丕的台词处理能力极强,在角色语言的个性化上下了大功夫。比如,连队集合时,他指挥大家唱军歌,只听他用那特有的语调说“我起个调”,然后又用他那与众不同的手势来指挥。我目睹他的一招一式,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位出色的演员的魅力所在。

袁岳演的赵大大,是个充满了朴实阶级感情的战士。袁岳本人身高个大,化妆师又将他脸涂得黑里透红,让他成为饱经风霜而十分健壮的汉子形象。然后他将一套大号粗布军衣往身上一套,现出了一副英勇而威武的模样,透出了内在的朴实、率真。他十分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在情绪和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将这位朴实无华、极其可爱的角色立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在回忆与这些优秀演员的相处时,不能不写一写饰演炊事班老班长的刘鸿声。他运用年长者说话时易停顿的特点,把语言处理得十分个性化。在送陈喜、赵大大、童阿男赴朝参战时,他讲了几句内涵丰富、让人动情的话,把这个慈祥、朴实的老头儿像父亲般的爱,尽情地点染出来了,让许多观众眼眶湿润。

《哨兵》的演员队伍阵容强大,各种行当齐备,其他一些很出色的演员就不一一叙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以超凡脱俗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军队生活底子,塑造了各式各样鲜活的艺术形象,烘托着上述主要人物,从而使他们的演出十分完整,在表演艺术这棵硕大的书籍中,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我能参加电影《哨兵》的摄制工作,与那么多影剧界前辈朝夕相处,从他们的人品与艺术中汲取营养,这是我莫大的幸运。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创造的银幕形象仍十分鲜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通力合作给电影宝库留下的财富将继续焕发光彩。

(文章有删减,作者为原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崔俊、谭卓廷整理)

## 文化前沿

当一束聚光灯倾泻在舞台上,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红军”将目光望向80多年前的长征路,一段荡气回肠的红军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望……

4月14日下午,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组织900余名老干部观看了国家京剧院排演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此次观看演出的老干部平均年龄85岁,年龄最大的已经有101岁高龄,还有多名老红军和老红军遗孀来到演出现场。梅兰芳大剧院里,曾经浴血奋战的革命老前辈与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共同重温“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军需处长”三个红军时期的故事。那段峥嵘岁月以现代京剧的艺术形式演绎出来,在这一刻显现而又愈发生动。

这三部小戏原本只是三个独立的篇章,通过“老红军”周国才的动情讲述连缀成一部近乎浑然一体的革命历史题材大戏,向观众展现出艺术的张力。

“炊烟起,篝火旺,恰似那胜利旗帜迎风扬,众战友昂起头颅挺胸膛,手挽手走出草地向北方……”红军战士的战友情深和革命理想让人动容。老红军杨光明说起当年的事:长征时他不幸患上“打摆子”,身体很虚弱,是被他的指导员一路背着才到了目的地。另一位老红军杨永松说,长征确实很艰苦,我们就是抱着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再困难都要跟着党走。

《半截皮带》展现信仰的力量,《半条棉被》反映军民鱼水情深。清亮甜美的民歌小调将观众带到湖南汝城的沙洲村头,白发苍苍的徐解秀翘首盼望,思念悠悠……《半条棉被》的温情感动了观众,唱词“让人民过上那吃饱穿暖人人平等的好时光”让人感受到红军初心。

一支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行进。军需处长火雁为了让大家走出雪山,毅然拿出自己的口粮,脱下身上的衣衫,最终壮烈牺牲……《军需处长》这个故事最早刊登在1983年3月27日的《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根据李本深同志的作品《丰碑》改编。

“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13岁入伍的老红军田仁明说,这部京剧让大家知道,长征是很不容易的,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受到一次

# 让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夏董财 卫枫 曹琳

很好的教育。

现场观看演出的百岁老红军张中如,曾在战斗中重伤后不用任何麻药麻醉而进行开胸清创手术,他感慨地说:“红军精神就是一切都要听党指挥,就是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和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念。”演出结束,有观众评价说,剧中体现的红军铁心跟党走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勇于牺牲的战斗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下图为《半截皮带》演出剧照。



## 浓缩艺术人生 见证初心坚守

——《李铎全集》首发式暨李铎捐赠军博书画作品选展在京举行

■彦会 易之

4月15日,军事博物馆举行“人书俱老 不忘初心——《李铎全集》首发式暨李铎捐赠军博书画作品选展”。

现场展出的作品及实物,从李铎捐赠军事博物馆的将近11000件(套)书画作品和艺术收藏中遴选,是其书法艺术及艺术求索历程的直观呈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毫厘之间出版全集,愿与各界书友共勉”,李铎如是说。

李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携笔从戎,刻苦研习,努力攀登书法艺术高峰,形成古拙沉雄、苍劲挺拔、雍容大度而又舒展流畅的李铎书体,于平淡朴素中见俊美,于端庄凝重中显功力,气度不凡,雅俗共赏,广受赞誉。他曾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

国文联委员、第三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特别贡献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等,长期活跃在文化战线,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法事业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离休后,他又将个人作品藏品全部无偿捐赠,并为家乡捐献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在母校湖南醴陵一中设立奖助学金。

《李铎全集》由中南传媒出版集团策划出版,系统总结李铎艺术人生,汇集其70多年书艺生涯成果。全集前4卷为书法绘画作品集,收录书法绘画作品463幅、约800件,第5卷主要收录相关文集,包括常用印章182方、自作诗词263首及理论著述、专家评论等。

## 凝铸在岁月深处的经典

——回忆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摄制工作

■陈清泉

## 作品背后的故事

1962年秋,我接到去葛鑫导演那里报到的通知,参加《霓虹灯下的哨兵》(以下简称《哨兵》)剧本阶段的工作。葛鑫曾在苏北解放区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与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改编话剧《哨兵》为电影剧本的作者沈西蒙是老相识。沈西蒙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当兵过程中,根据好八连的事迹与洪雁等合作创作《哨兵》的话剧剧本,由前线话剧团上演之后,好评如潮,引起了轰动。于是葛鑫向天马厂领导提议将该剧改编为电影。

沈西蒙为了专心致志地进行剧本创作,便离开南京来到苏州。我至今仍然记得,当葛鑫向他介绍我以后,他竟叫了我一声:“老陈,欢迎、欢迎!”我当时不过是个士兵级的小“巴辣子”,但跟他握手之间,我见首长的志气便减去了几分。

沈西蒙写完一个章节,常常要念给我们听,还要问:“老陈,你有什么意见?”一开始,我觉得是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往往吞吞吐吐。他笑着对我说:“老陈,尽管大胆说,你刚才的意见不是很好嘛!”他的这番话使我增加了自信,减少了顾虑。

剧中人春妮,看到丈夫陈喜在南京路“春风”的袭击下有些昏昏然了,便给陈喜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沈西蒙写得情真意切,扣人心弦。他写完后,叫来葛鑫和我,听他读信。听完,葛鑫感动得眼眶已经湿润,而我却泪水涟涟。沈西蒙在感情澎湃中写了这封信,其艺术效果显而易见。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照。

上海,与葛鑫联合导演这部戏。

王莘到沪后,与沈西蒙把剧本“理”了一通。从他们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我看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创作友谊。经过这次讨论,剧本的一些弱点得到了弥补。有一场戏,本来是在好八连的宿舍中进行的。王莘说,宿舍的空间窄小,在场面调度上受到制约,不如改到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口,不但镜头好“要”,而且更符合规定情景。沈西蒙一听,马上表示赞成。像这种被王莘“拉”出去的戏很多,打破了舞台框框,使这出舞台戏的电影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

在分镜头过程中,王莘导演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展示。她特别注意刻画剧中人物心理变化的那些场景,十分注意镜头大小和移动、镜头分切和组合时所产生的节奏感来渲染角色的心理活动,使潜台词得到充分的发掘。比如春妮来部队探亲的那场戏。王导将这个

“重场戏”划为四个段落,营造了情节的跌宕起伏,渲染了剧中人情绪的四次感情波澜。她充分利用镜头形成了舒缓则缓、当快则快的画面组合,让观众从剧中人的全身到他的局部,甚至是眼部的变化,去感受角色的情绪。在我看来,王导是“要镜头”中的高手。

她后发演员的功夫也是一流。她称演春妮的陶玉玲为“甜姐儿”,要求陶玉玲在探亲这场戏里甜得赛过蜂蜜。她对陶玉玲说:愈甜就愈让人感到春妮内心的热,也就愈能衬托出陈喜的冷。陶玉玲没有辜负导演的期望,她在银幕上的表现,征服了不知多少观众。

《哨兵》的演员十分强大,几乎全是前线话剧团演出此剧时的原班人马,可谓精兵强将齐聚一堂。他们的演出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的赞扬,是新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联袂来到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



第4499期